于是大家就猜,这个老板是个什么来头? 有人说:不急,慢慢看吧。这个铺面是卖茶叶卖垮的,假若接 手的还是卖茶叶,那就毫无疑问地是个外行。 这话还真说中了,接下来的生意,真是开茶庄,"一壶春"茶

庄。茶庄不就是卖茶叶的么? 人们又猜呀,这铺子不简单,要么,老板是个高人,要么是他 带来的店员、管事当中有高人。

左邻右舍认认真真盯着进进出出的人,看了上十天,倒把自 己看糊涂了,这进进出出为新铺子开张做准备工作的,还是从前 把铺子做垮了的那帮人:管事先生、作坊老大、店员、学徒、大师 下,他应该把自己收拾干净。"

闹了半天只换了个老板!

老板叫顾长亭,从小在包了金裹了银的环境下长大,读了不 少书才去学做海味生意。直到某一天觉得茶叶生意好玩、干净、 茶叶商人雅致。就另筹了一笔钱,顶下了这门面,再开家茶庄玩

这个顾长亭平生兴趣广泛,喜好交游,在大汉口各行各业都 有朋友。茶叶行业当中就有他的棋友、球友、诗画朋友、戏迷朋 友。改行做茶叶,就得了这班"玩"友们不少指点。他自己做生意 当老板多年,当然懂得,接别人的"窝子"做生意,应该是带着自己 的人马,连房子带人全盘"改天换地"。但转念一想,我做生意不 外行,那是做海味不外行,我带一班人,也只能带海味行的人。与 招望 其这样,还不如将从前的原班人马留下来,用着看,用着换。

这个顾长亭大约是在"用着看"的时候用了心,十多天工夫看 出了不少毛病,并且发现致命的问题就在管事的蔡先生和他亲侄

在全店人员各尽职守忙各人的时候,作为总领全局的管事蔡先 生应该是"稳坐中军帐",答疑解惑、补空补漏,但他没有。他守在二 楼制茶作坊里,不是清理制茶工具就是跟他侄子蔡仁杰讲制茶,或 者干脆盘茶叶,像个尽心尽力的作坊老大。而本该做这一切的蔡仁 杰却像个学徒,跟在他身边,听他讲,看他做,几乎无所措手足。 这个场面重复多了,顾长亭难免心下生疑。

蔡仁杰会不会制货手艺?

2025年10月16日 星期四

版式:洪菊华 责校:郑德衡

主编:周璐 美编:陈昌

何祚欢:著名汉派评书表演艺术家,第

提起汉正街,老人们说它

也有人说,它毕竟老了,

其实,我们身边的事物

最近这些年,我们少不了

生意垮了杆,躲在巷子口

乃至人们的精气神,哪里不

是老中有新,新中有老,"夹

到汉正街走动走动,常常会发

现今天汉正街人身上有些老

啃着烧饼从头再来的老总;

生意越好越把胸朝后挺的经

理;争吵中仗义执言的贩夫

走卒;危难时挺身救人的引车

年,左邻右舍既有富贵人家,

也有普通百姓。他们的生活状

态、生存状态,从我眼前晃着晃

着晃到了我心底。如今老了老

葫芦"(旧日孩子们的攒钱

兄弟姐妹们,我逐步地将它献

给你们。别嫌它不丰富,哪怕

它只是武汉的一个"角角",但

少了这只"角角",总还是差点

(何祚欢)

么事唦。

罐),清理我少时的"积累"。

我轻轻地击破岁月的"闷

我亲爱的武汉父老乡亲、

了,却觉得它们是我的财富!

我在汉正街生活了30

卖浆者……

汉正街那褪不去的影子:

曾是汉口的"门面",五百年的

商业街,替武汉挣足了面子。

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湖北评书

代表性传承人,国家一级演员,2022年当选

"中国非遗年度人物"。

有了垂暮之态。

缠不清"?

蔡管事是茶叶业的老管事,难道老了老了,倒带了一个"吃空 额"的了? 蔡仁杰是他亲侄儿啊!

转眼就是半个月了,蔡管事还是不慌不忙,把天大的事丢着 不管。一心关在楼上给他侄儿办训练班。顾长亭忍不住了,一大 早进了铺子直奔二楼作坊,直接怼到这对叔侄面前。

顾长亭眼光逼视着蔡仁杰:"小蔡先生!" 蔡仁杰慌忙站起身,脸对脸地应声:"唉!" 这个"开口音"把口张得太开了,顿时一股蕴藏弥久的秽气杂

气喷薄而出,差点把顾长亭熏昏了! 顾长亭好容易忍住吐的冲动跟他说:"你是收拾货的师傅,你 把这些制货的家业给我讲下子,我先认个门。" 蔡管事一听慌了,他晓得他侄儿上不了这个阵!

茶叶业同仁都晓得,蔡先生父母去世得早,亏了兄嫂的仁德、 贤惠,他才得以成人。为报这份恩情,他在哥哥病危、临终托孤之 际,答应好好照看哥哥的独生子蔡仁杰。打那以后,他从学徒到 店员,到作坊师傅,每月的工钱都是分成两份带回家,自己家和哥 哥家一样的多。他当管事以后,就把蔡仁杰带在身边,从学徒到 满师当店员以后一直如此。他以为有自己的照看, 侄儿不论是强 是弱,总有个饭碗在手。谁知他当管事之前那几年,寡嫂溺爱过 度,侄子上学逃课,做事躲懒,已经有许多坏毛病了。到十二三岁 出门学徒时身边还有至亲照看着,那些坏毛病就灭不下来了。以 至于当了店员,成亲立家了,还只能靠着叔叔的老面子给叔叔当 "搭头",叔叔到哪家茶庄当管事,他就跟去站柜台。这次老铺子 倒台,筹备新铺子开张,蔡先生不晓得脑壳里搭错了哪根筋,竟乘 机将原来的作坊老大推荐到另一家茶庄去当管事,把蔡仁杰扶到

蔡先生平生朋友不多,但顾长亭是汉口商界有一号的人物, 早已闻名,曾经见面,但无由交往,印象里觉得他有钱、爱玩,朋友 多,做茶庄不过是眼睛痒,外行闹着玩。于是先给侄子安排好位

置,再一步步调教他。 谁知外行老板有他的笨法子,他不懂,他向你请教!

下慌忙说:"不行不行,他言语短,讲不清白,让我来讲!"转脸吩咐 妙算!' 蔡仁杰:"仁杰,你到对门浣花轩文具店去把我们订的纸拿回来。"

的员工都感觉到了压力:"蔡先生,您家是茶叶业的老方家、老管 事,我和你们初次相处,我要求每个员工做的都是他职分以内的 事,是带了点考察的意思,你是懂的!你这时候把他支出门去干 杂活,我就会多心了:蔡仁杰是不是不会制货啊?"

说到这里他突然觉得自己的语气太重了,以蔡先生在业内的 地位,这当众的训斥是不是过于严厉?但凭现场的气氛,就晓得 这样做一下起到了"讲规矩""紧螺丝"的作用。便将语气转缓: "小蔡先生言语短,那就让他准备一下,练习一下。他拿的'收拾 货'的钱,该他做的事就一定要由他做。过两天我是一定要听他 讲,看他做的。

然后对大家一挥手:"各忙各的去吧。"

下楼去了。 顾长亭心里一动,到街上走了一小会儿,带了一包薄荷糖回

这是当年特别受欢迎的一种糖果,薄荷味,直接用白糖熬成 白沙沙的大白板板,白板板上画着四方连续的小方格,每格像一 枚小邮票大小,卖一分钱。含到嘴里满嘴是薄荷香,又特别容易

薄荷糖,给大家吃的,每个人分六块。凑个口彩:六六大顺。小蔡 友,把他送进了"云鹤轩"! 先生,你给大家发一下

忙不赢等不及地掰了一块塞进了嘴。莫看它小小的,整个方块横 教他。只是家里没让他去学戏,让他落了"病根"——迷戏。但他 在腮帮子上,实在是不雅观。顾长亭视而不见,他只是借糖缓和 迷戏不误事,茶叶铺哪个位置上的事都可以做得漂漂亮亮,让人

铺子放假,你回家见老婆的时候就多带几块,和她说话含着糖说!" 说到这里话锋一转:"不过,不管几香的东西,吃进去少停留货",人家拿着管事先生的钱请他都不干那一职。 一下是香的,要是吃进嘴四五个小时不洗口,它就会闷臭!伙计 们,我说这些做么事?因为我们是卖茶叶的,如果我们一开口满

嘴臭,完了! 我们茶叶鬼才敢买!" 这说的都是大实话,有人便笑指别人,然后拿手在鼻子边扇 风,意思是:嗯,你的嘴好臭!

顾长亭接着说:"人吃了五谷六米,嘴里怎样才能不留臭味 呢?勤洗口啊。买把牙刷要得了几个钱?牙膏贵了,用牙粉一样 字,叫作"刘森峰" 好啊。我们茶叶铺,卖进口的东西,我们嘴里一定要干净,我们要 管各位洗口的事,薄荷糖不是白把你们吃的!"再往下说就严厉 洞》的那段"二黄原板",又恰恰被同是戏迷的顾长亭听到,顾长亭 你看,人还没上工,魂就在店里了!

汉正街有一家茶叶铺,开张不到半年就关了门,做垮了。因 了:"现在我们记一下,看是不是都注意这件事了。"

首当其冲是问管事蔡先生:"蔡先生,有牙刷吧?" 蔡先生:"有!"

"小蔡先生?" 葵仁木说:"我用我叔叔的。"

转脸对兼带管账的店员李先生说:"李先生记下来,给小蔡买牙刷 一把,牙粉一包。' 李先生一边应声拿纸笔记录,一边自报:"我都有。"另一位先

生和大师傅也说有。两个学徒都觉得难为情,连连解释:"我们每 天都是用洗脸袱子在嘴里搅得干干净净上柜台的……" 顾长亭说:"李先生,给他们各买一把牙刷,一包牙粉。"接下 来说得更细:"他们是学徒,每月老板只包吃饭,发两块零花钱还 是我们茶叶业变通出来的规矩。今天我们再变一下,从下月起, 他们每月再加五角钱。为小蔡先生代买牙刷牙粉的钱是店里代

垫的,下月关饷要扣回。因为他是作坊老大,工钱仅在蔡管事之

再看蔡仁杰,铁青着脸跟老板讲客气:"不用买不用买,我用

这一下把个坐不宁站不安的蔡管事惹毛了,起身骂道:"放 屁! 都结亲讨老婆的人了,还一个钱都舍不得花,百把年不洗一 回口,张嘴说话满嘴臭,像个茅厕!就是这样的臭嘴,总是偷着用处。 我的牙刷。你说是一样的一样的,你用一回我就把它丢了你晓不

蔡仁杰觉得丢面子也急了:"叔叔,你非要把我的面子丢光 啊? 你是我的亲叔叔啊!"

葵先生说:"你还晓得我是你的亲叔叔?你顾到我的面子了 吗?莫说我,今天顾先生一直在顾你面子,可是你给脸不要脸怎 么办? 李先生,照顾先生定的规矩办,蔡仁杰牙刷照买钱照扣!"

吃晚饭时,顾长亭饮食无味,觉得特别累。他接手这个店时, 向茶叶业的朋友们打听过蔡先生,听到的介绍可都是夸奖的:"老 方家"呀,"好管事"啊,没想到老先生闷声不响地把侄子带在身边 "吃空额"!这一对叔侄,"双马盘巢""兵临九宫",顾长亭怎样应

顾长亭想,不管哪一招,换掉蔡仁杰是肯定的。"收拾货"看起 来是个不在头不在尾的职位,但它是关乎一家茶庄生死的职位, 手艺差一点的师傅都站不长久,更何况一个彻底的外行! 顾长亭 发现问题之后犹豫不决地给蔡仁杰留面子,顾忌的就是蔡管事。 他希望不要因为换掉蔡仁杰而得罪蔡管事,那最平和的方案就是 给蔡仁杰换个位置,离开作坊,或上前站柜台,或下后打杂。

放下碗他就出门直奔"云鹤轩"茶庄。他要去请教"云鹤轩

"贵果子"取贱名

徐继文是茶叶业老板当中的翘楚,有手艺,有眼光,会盘人, 会处世,也会带徒弟,他早年直接带出的五个徒弟个个有板眼。 武汉话把有板眼的人叫"狠人"。他和最前面的三个徒弟加在一 起,被同行列为"四大狠人"。

顾长亭和徐继文都是足球迷,由一起看球到偶尔打球,接着 就变成朋友,他筹备开"一壶春"茶庄时没少向徐先生求计,他那 用人之计,"留下原班人马,用着看,用着换",就是在徐先生的启 发下确定下来的。如今"看"出了必"换"之人,不找徐先生找谁! 更何况徐先生门下五大弟子中有一位辞工不久,正在空档赋闲之 时,而且正住在"云鹤轩"。顾长亭在心里已经有一个很"不讲道 理"的主意:"这人就归我用了!"

入夏了,天就长,晚饭后街上的铺面正是上生意的时候。"云 鹤轩"是大茶庄,从来都是吃罢晚饭,不管天黑没黑净,早早就亮 了灯,门灯、橱窗灯、霓虹灯、招牌灯,统统打开,搞得铺子门口连 带隔壁三家都像老唱本说的,"灯光照耀如白昼"。顾长亭一脚进 门,一铺子的人都大合唱似的"开了叫":"顾先生好!""顾叔叔

招呼声中,老板徐先生从柜台后边第二进"客堂"里迎出来, 抱拳拱手:"长亭,幸会幸会! 店堂正上生意,太热闹了,我们到楼

子的屋顶平台。因为大,就在靠左侧的小半边另升四堵墙搭了一

哼着的戏一点没受影响:

为国家哪何曾半日闲空,

我也曾征过了南北西东…… 蔡先生想:你来得也太快了,你得让我教了再说啊。情急之 人,徐先生恰恰又带他来见此人,他忍不住夸徐先生,"徐公神机

"慢!"顾长亭提高声调喊的这一个字,带了几分严厉,凑过来 有所长,是同行公认的"狠人",后两位则因为有本事且办事不随 大流,被视为"怪人"。正哼戏的这位,就是其中一个

他是徐先生"五大弟子"中的老幺,父母赐的名字叫刘丑,因 为他属牛,小名丑娃。迷上京剧后自取的名字叫刘森峰,茶叶业 的老人都叫他丑娃 这"五大弟子"是徐先生初当老板时开始带的,带到丑娃满师

时他又渐显老态,再进的学徒就由徒弟们带了,泛称"云鹤轩弟 子",实际是徒孙了 这位刘丑被称为怪人,确有他的怪处

首先他不是因为家道贫寒才离开汉川到汉口学徒的。他家 道殷实,5岁读私塾读到13岁,直读得私塾先生招架不住,到他爹 娘面前说了实话:"您家的伢再读下去,我就拿不出东西教他了!"老 偷眼一看,两位学徒同时伸出舌头,互相做了个鬼脸就抢先 两口这才带着他下汉口,见世面,找学校。因为以他的年龄13岁应 该读中学了,而他家附近只有"初小"和"中小"。县城虽有中学一 所,但离家反而比下汉口还不方便。于是带了他到汉口找学校。

在汉口亲戚家住了几天,问了几所学校,看了茶叶铺窨制花 茶的大忙场面,看了几晚上的汉戏、京戏,刘丑爹娘还在主意未定 的时候,他却找了一家茶馆,把老两口带到那里去,躲开旁人,和 父母谈条件:书是不再读了,我就在汉口留下来,要么送我到茶叶 铺学生意,将来当个制货的师傅;要么让我去学戏。一个十二三 吃晚饭前,趁大家围坐桌前的机会,顾长亭说:"我买了一点 岁的伢,硬是不哭不闹,和爹娘讲讲讲,硬逼得爹娘找亲戚托朋

初进"云鹤轩"时他就不像个十二三岁的"徒弟伢",而像个手 蔡仁杰这个反应不慢,接过手立马分好,也只有他一个人是脚勤快、见事抢事做的先生,从管事到作坊师傅都愿意手把手地 无话可说。只是人一晃就长大了,误了他该成婚时没成婚,十八 "小蔡,这糖好吃吧?含着它,跟人说话满嘴都是香的。等我们 误到二十五,还是一个"王老五"。如今年近三十,从在师父的"云 鹤轩"做了作坊老大"收拾货"以后,就一直辗转各大茶庄"收拾 出了房门又回头问一声:

> 问起原因时他的回答是:耽误看戏! 他和顾长亭是戏迷朋友,深入一点的解释还只有顾长亭一人 听到过:"当了管事,因职责所系,陪不喜欢的人看戏,看不喜欢看 的戏,你都要去。难过不?"

> 他什么戏都爱,尤其迷京剧老生戏。所以把杨派老生杨宝森 的"森"字,和麟派老生陈鹤峰的"峰"字放到一起做了自己的名

现在这位"刘森峰"先生独处之时,哼的正是杨派名剧《洪洋 骂道:徐先生的徒弟,真是一个赛一个地真把饭碗当饭碗看待。

兴奋不已,推门进去,管他是不是该叫"好"的节骨眼,就叫了一声

两个戏迷相向而立,握手之际都不忘互相躬身为礼。 这间房从一开始就是为单人居住而搭建的,小。所以主人的 -切物件都得靠墙摆放。对着房门的这面墙边是一张单人床,左 顾长亭哭笑不得:"混账!你的牙齿长到你叔叔嘴里去了?" 边的墙被床头一靠,剩下的就只有一半,仅靠得进一张窄窄的椅 子和茶几。另一张椅子就只好和床对面(就是进门的那一面)墙 边的小书桌配对。

> 丑娃将顾长亭安排在靠茶几的椅子上落座。再将书桌边的 椅子车一下身,斜对茶几和另一张椅子相望,让师父徐继文落座 陪客。他自己坐在床边陪话。

顾长亭一落座,就看到正对着的那面墙上,赫然挂着一把京

与之呼应的,是进门这面墙边书桌上的拥挤:墨盒开着,笔搁 在笔山上,八行纸上是写了一半的文字。书桌左边档头立着一个 三层小书架,满满当当,收拾得一尘不染。书桌靠里还打开放着 -本书,扉页上几个字够大,"闲情偶寄"。书桌上方的墙上挂着 一个小相框,裱着他自书的一幅行楷:"业无幸成,功无虚牝。"在它的 右上方,还有一方略小的相框,将他所崇拜的京剧名家杨宝森和陈鹤 峰的两张单人便装照框在了一起。

这哪像茶叶行业作坊老大的卧房,倒像一位梨园名角儿的住

顾长亭忍不住把这观感说出来了,因为他担心丑娃年轻人心 性,不务正业,耽误做生意: "丑娃,当初没学成戏,心有不甘啊!"

丑娃摇摇头:"顾先生,我是活明白了,才敢把我的所喜所好、 自警自励都放在我的日常之中!天下万事,形虽各异,理却相 同。世上人听戏、喝茶都是为的消闲、好玩,打发时光,可我们做 茶的工匠,唱戏的艺人、伶工,谁不是战战兢兢,三个六月两个冬 地苦练苦熬,才赚得回各人的那口饭?"

顾长亭一听就放心了,这个一向心里敞亮的年轻人,还是敞 亮如常,开通如常,便还像从前和他交往时一样,直奔主题。 "丑娃,我那个'一壶春'茶庄在准备开张,你晓得吧?" "嗯,听师父跟我说讨。"

"好,那就依你之所见所学,说一说它会遇到什么事,需要做

刀娃又起身一躬说:"按堂理,在一位前辈面前,还轮不到我 来议论'一壶春'的各项事宜。但我晓得先生这一问并非寻常之

问,而是对晚辈的考察,那我就知无不言了。" 顾长亭说:"嗨,何必过于拘礼!你我一同观剧时,哪次不是 悲切处同饮泣,愤怒时同切齿?何曾顾及过常礼,顾及过辈分、名

位? 赤心相交,当歌则歌,当哭则哭!" 丑娃起身再一躬,当真直言不讳了:"先生,您驾接过手的这 一队人马,要出毛病只会出在蔡管事和他侄儿蔡仁杰身上。我就 没想到,蔡先生一生惟勤谨,怎么会把一个没摸过火炕的生手派 去收拾货?过几天制花茶,一打苞、一窨花、一关堆,三分钟就会 漏了底呀!"

顾长亭说:"哪里会等到制花茶!刚才我让蔡仁杰把制茶的 家业讲给我听一下,蔡先生慌忙就把这事往他身上揽!"接着把刚 才让他起疑的事说了一遍。

谁知丑娃听了却面露喜色:"先生,恭喜恭喜! 适才你所遇到的 一切,是人工设计都设计不出来的一场'序幕'! 既然序幕已上演,我 们接着朝下演就不难了。只不过它的关窍有点让人难以接受……" 顾长亭说:"说出来,须接受时必定接受!"

"两个字:无情!" "无情?"

"对。蔡家叔侄之事,业内有点资历的人都晓得。其间的好 坏成败,无一离得开这个情字!" 丑娃的师父徐先生进门后一直没怎么开口,听到这里晓得是 到了关键处,他怕徒弟讲客气,就开口给这伢鼓了一把劲:"嗯,照

直说,莫客气!" 丑娃说:"蔡为的接受他哥哥临危托孤,当了管事以后就一直 把侄子带在身边,从学徒到帮师,到当上店员先生,一直扶持帮 衬,甚至为他做错事出头遮盖。为的何来?为的报答兄嫂的情

义。茶叶业的同行们呢……" 说到这里被顾长亭把话头抢过去了。顾长亭多聪明的人,听 明白了丑娃的意思,就干脆自己"答题"算了:

"茶叶业同仁顾念蔡先生资格老、手艺好、人厚道,为了兄弟 情义而帮侄子谋个饭碗,也都来成全。"

"看起来都是在成全蔡先生的情义,就没想到蔡仁杰离家学 小房的门虚掩着,他们上来的脚步轻,屋里的人没觉出来,正 宝宝'下陡坎子',一下子站到柜台里去伺候天下人,正是要灭一 灭娇气的时候。他因为有叔叔和前辈们的遮挡,该挨的打没挨 过,该受的夹磨没受到,脾气没灭下来,他就成不了个生意人哪!" 丑娃连连点头,接过来说:"我说的无情,是要让蔡仁杰亲眼 顾长亭一听满脸开花:他听出了这是谁,而他想找的正是此 看到生意场的规矩无情,坏了这个规矩,他叔叔的面子莫说保不

了他,连他叔叔自己也难保当众被打脸!" 说到这里觉得不对:顾先生、徐先生都不声不响地皱着眉,看 原来,徐先生亲传的"五大弟子",前三位职业技能高超,又各样子还是对"蔡先生被打脸"有顾虑,不舒服。丑娃暗自庆幸刚才 把"无情"摆在前头起了作用,便朗声接下去:

> "这回蔡先生被打脸也许免不了,但他在他嫂子面前,在蔡 家族中人面前就算有了个好交代的理由。在同行面前丢一回 面子,却捡回了老管事执事的硬气! 失一得二,蔡先生不赔本!" 顾长亭转过筋来了,他丢开了这话题,嘻嘻笑着问丑娃:"丑 娃呀,我们'一壶春'开张在即,你跟我找个收拾货的来呀!"

> 徐继文先生不是七老八十的爹爹,也不是未老先衰的冬烘先 生,他也反应过来了,立即替徒弟作了主:"'一壶春'开张急需用人, 丑娃辞工赋闲正好在家,这个忙不帮我都饶不过他!工钱随意。但 是说定只帮三年,三年内给你带一个收拾货的来替代他——你们 是一起听戏的朋友,有事帮忙该出全力,帮完了还做朋友,永远不 变成东家伙计!"

将一切世事看通透,帮朋友却不让人欠他的情债,天下到 哪里去寻这种"情到礼周"?但这点领悟用得着说白吗?说白 了就不是顾长亭!他突然望定了对面墙上的那把京胡,喊了一 声:"刘森峰先生,把琴调好,我吊一段《追韩信》!"说罢偷偷车 头向墙,把不知从哪来的一点泪水和清鼻涕抹干净了 胡琴声响,那一段"我主爷起义在芒砀"前奏极短,是顾长亭

无事常哼的唱段,一开口就"在里头",一段唱完,余兴未尽,直接 喊声"接着来'三生有幸'!"

的人,吊嗓子唱着玩的事,也不忘"男怕西皮,女怕二黄"的规律,

丑娃熟练地松琴弦,把空弦调低了一度音,因为顾长亭说的 来之前做了一些准备工作。顶要紧的大事,当然是让蔡仁杰 这一段是"二黄"。 "过考",当着全店把作坊里的制茶工具(就是平常说的"家业") 丑娃边调弦边点头边笑:这位顾长亭先生,果然是事事认真

先唱难度高的"西皮"腔开开嗓,再唱"二黄"就轻松了 果然,这一段唱得顺风顺水,有滋有味,唱到"望将军,且息 怒,暂吞声,你莫发雷霆,随我萧何转回程"时,却不知为什么竟带 了几分哽咽。只好不等唱完就起身朝外走:"不行了,回去了。"走 "丑娃,你哪天过来?"

丑娃回答:"三天以后。"接着是他追出门去,跟在顾长亭身后

交代着:"三天后,有四位女工来上工——铺子开张之前,要有忙 根据这几天的观察,顾长亭料定蔡仁杰经不住这一考。尽 开张的景象,择茶女工不能上太多,但一定要有。店门要打开,让 管他选择了最简单的"考题",当着全店把作坊制茶的"家业" 街坊和路人都晓得我们在忙。橱窗的板子不要下。留声机…… (就是工具)讲清楚,蔡仁杰缺少聪明,人又懒,靠这十几天现补 有吧?没有?我买来,唱片我来配,还要买播音的设备,接好线 恐怕那一二十种家业的名字都叫不全 路。要不停地放唱片,忙开张要有开张的热闹……" 顾长亭边走边点头,边"嗯,嗯,好的……"心里却笑开了花,

术家联合创作。

你连制货的"家业"都认不全,你在作坊里当个什么老大? 既然如此,我就不必多费唇舌再去说蔡仁杰"过考"了。反 正是,考了,多数都答不好,火不大,还是"烤"糊了!

"有理打得爷"

顾长亭外行开店的机会,把他那个好侄儿往上拔一下,殊不知

顾长亭对茶叶业外行,对生意场不外行啊,在接下老铺子以后,

老员工哪有不背后"嚼牙巴骨"嚼几句的呢。顾长亭把这些闲

言碎语加到一起,就晓得"一壶春"开张之前第一件大事就是要

在筹备开张的这些日子里,他在日常的话语交流中总会问到一

些事情吧。尤其是蔡先生一直和蔡仁杰待在楼上作坊"补火"。

把蔡仁杰从"收拾货"的位置上换下来。

丑娃刘森峰答应三天后到"一壶春"上工。顾长亭也趁他

以后得空跟老蔡先生好好学。 顾长亭明知道再怎么把话缓和着说,这话还是得罪人,但

"小蔡先生啊,你还是对作坊里的事不熟,那就先去站柜台吧。

- CONTRACTOR OF THE PARTY OF TH

他还是要由他嘴里说出来。 因为他晓得,即将来掌作制货的丑娃刘森峰,是他特聘来 替代蔡仁杰的,他到"一壶春"本身就得罪了蔡氏叔侄。所以顾

合河市

未作清爽》

车益记茶庄,汉口老字号茶庄,曾经与谦祥益、叶开泰、汪玉霞共誉为汉正街四大名店。此画由毕心望、黄河清、何祚欢三位艺

长亭必须赶在丑娃上工之前把这番话说出来,为丑娃的"出台 亮相"收拾好台面,不留绊脚的砖头瓦块。 丑娃认认真真地准备了三天,在约定的日子,踩准了铺面 这是明知道答案却不能免考的考试。大管事蔡先生想借 开门营业的点,到了"一壶春"门口

"一壶春"店门大开。只有弹簧门两边的橱窗还上着板 子。这是告诉四邻和路人,"本店尚未营业,开门筹备开张"。 店门内,柜台内外,人们各自忙着。

丑娃——刘森峰出现了 他对着"一壶春"的门,亮了相。亮给他将来的同事们。

这个相,亮得脆。杭州小纺绸的白色裤褂,黑色冲心呢圆 口布鞋,人一动,飘逸的衣袂轻撩起一阵悠悠的凉风。在门前 一站,那"飞机头"下的一张脸,直对大家笑着: "您家们早啊。 一看哪,里头的人他都认得!

他不是那种在一家铺子学徒就在那家铺子当"先生",一直 干到死还当先生的角色,他从学徒就蕴藏了许多往上走,甚至

当老板的机会,但是他只图痛快潇洒,只愿意当作坊老大。所 以他被这家请那家借,攒下的都是人情,都是熟人。所以他一 这时的顾长亭突然像是自己做错了事样的,对蔡仁杰说: 亮相,"一壶春"这只"壶"就开了锅,所有人望着他,各自喊着:

主编:周璐 美编:陈昌 版式:洪菊华 责校:郑德衡

"哟,刘管事!" "刘先生!"

在一片喊声中,他一迈腿上台阶,跨过铁栅子的滑道,站到

了柜台边。这一站定,就看到了蔡管事。老先生站在柜台内, 背对柜台外,往摆货品的山架子旁边一个一个地抹着装"细货" **地对着刘森峰骂**道

的镔铁茶盒子。 丑娃不敢怠慢,两步走到柜台边,先对蔡先生喊道:"蔡伯

这是顺着他师父,"云鹤轩"老板徐继文在业内的地位叫 的,而且一直都是这样叫。等蔡管事车过了身子,他更是往后 退了一步,立正身躯,深深地一躬九十度,接着还追加了一声。

"嗨,老大!"

这意思当然是武汉人形容的"抱小面"——你老人家是我 师父平辈的朋友,我们是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。

可是人家蔡管事认为你是来夺他侄儿饭碗的,不但不买 账,而且还要找事,挑刺。没得毛病也要找点毛病,把点辣汤辣 水给丑娃喝。他把刘丑从头到脚打量一通,"不敢当,不敢当! 情,一分敬重。 刘先生今天穿戴得像个戏子,你是要在哪个园子开戏呀?"

顾长亭一听,就多少有点瞧不起他了。我把话说得那么清 楚了,他有气就冲我撒呀,这跟丑娃没关系呀。哦,你"刨不了 丝瓜刨瓠子",不敢骂老板就骂同事? 顾长亭刚想开口,不料让丑娃抢了先。看样子,丑娃平静

得像没听出话里的刺来。丑娃说:"蔡伯伯,我今天是来上工的 呀,我上工,不就该这样穿戴吗?" 蔡先生虽然还是冷冷的,但语气却平和多了:"哦?这样穿

戴又是个么讲究呢?" 丑娃说:"这里的讲究,我还真搞不清白。我只晓得这些讲 究都是您家蔡伯伯教给我们的,我们就依葫芦画瓢。"

蔡先生一听心里一紧,暗骂道:"狗东西的好会吵架呀,老 子骂他的,他八两还半斤都还给老子了!"但一看丑娃的脸上, 又不像是吵架舌骂神情,只有笑着问:"我什么时候还教这些东

鼎鼎的大管事。有一回"云鹤轩"制货时人手不够,曾经把蔡先给我。反正我喜欢戏,我留下,我出钱。 生请去帮了十天忙。丑娃说:"蔡伯伯那时候您家每天到云鹤 轩来都是穿得齐齐楚楚,几'卖杠'啊:白小纺的香港衫、灰色派 力斯西裤,不系皮带,您家用的是西裤背带。杠不杠!" 这一说,把蔡先生笑得满脸开花。自己都觉得刚才怼丑娃

有点不好意思:"哎,那日子我也年轻,也赶过一回时髦啊!" 丑娃也笑道:"您家在云鹤轩上十天,天天都是杠筛了。没 得两三套行头,哪里换得过来!"

这丑娃!不知是器量大还是会说话,一点没动气,就把蔡 先生塞过来噎死人的一坨冷饭坨子又塞回蔡大管事的喉咙管。 倒把他那口气急攻心的火痰塞得生生吞回肚里了。他转颜为 笑,接着衣裳的话题说:"我哪里舍得置办两三套行头啊,也就 是脱衣洗,等衣干,弄套把好衣裳装门面!" 丑娃说:"伯伯您家还记得吧,有一天我问您家,蔡伯伯,我

们六月天里打着赤膊制货都嫌热,您家怎么总是穿得'杠筛 了'?您家教给我说:我们茶叶铺卖的货品,都是人家买回去人 口的,铺子里的人穿得干净,就是在给铺子做招牌。您家的话, 让我受用了一辈子,一生都不敢忘记呀!"

蔡先生沉默了,一边点头一边自语说:"哎,难怪同业前辈 是他想听么片子我们有么片子!" 们都把刘先生你称作'少年翘楚',原来你这般虚心向学。丑 伢,你不开啊!"

蔡先生感叹之间,眼里竟闪着泪花

宁食仙桃一口,不吃烂杏一筐

"一壶春"准备开张,敞开了店门,只将橱窗护板上着,有意 一告"。相干不相干的路人,差不多总会朝里瞄一眼。也免不 了有隔着门打声招呼"混熟人"的:"在忙啊您家!" 有几个老人先先后后都是问的这句话:"几时开张啊?早

点知会一声,让我们沾点喜气哟。" 这时,有四个女子嘻嘻哈哈地一路打听"一壶春"茶庄,硬

"请问,您家们这里是一壶春茶叶铺吧?" 这是丑娃刘森峰约来的四位择茶女工。

那时的茶庄除了"西湖龙井""君山白毫""六安瓜片""太平 猴魁"这些强调名山名品的货品用原产地原包装的货,其余的 茶都是要本店焙制。店里制茶的头一招就是把混在茶叶里的 我早晨出去买来给你们的。 茶梗择出来。所以大茶庄都会在制茶季节请一群女工,就在店 堂的柜台外搭起案板,两排女裙钗对坐择起来。这是一般大茶 庄非有不可的风景。一般管事先生,收拾货的作坊老大,都会 认识几个择茶的好手。

中的高手招娣,让她带上三位同伴,今天到"一壶春"来认认 招娣一下子按到了墙边! 了。那位问路的妹子,是跟招娣最要好的细毛。细毛问一壶春 问到了一壶春,门里头,自然有人答"是的……

细毛一听就回头喊:"招娣招娣,他们说是的!" 可对岸喊人样的,大呼着叫细毛:"那你问他们丑娃来了没唦。" 这又是招娣又是丑娃的喊着,这铺子里都熟啊,于是全店 的人除了蔡氏叔侄之外,几乎都车过身向着大门口了。

自己问了:"哎,你们的丑娃…… 两个字刚出,刘森峰就站到最前面来了,招娣一见赶紧改 口:"啊啊啊,刘刘刘先生刘先生。"

刘森峰一听笑了:"嗨,嗨,招娣你没看到吧,管事的蔡伯伯 在里头忙呢,快,快见蔡伯伯!"

招娣一招手,四个女工齐刷刷地站直了一打躬,一起喊: "蔡伯伯!"

"哎!乖女子好大礼性!"

蔡先生对丑娃有意见,对择茶女工无仇怨呀,现在人家脸 对脸地喊到头上了,他当然要换一副笑脸往柜台前头迎了。谁 知他那位侄儿蔡仁杰先生对别的事愚钝,对男人和女人还是分 得清清白白的。这时候他一步抢在蔡先生身前,正隔着柜台 "接住"这一声"蔡伯伯":

四个女工都认出了蔡仁杰,见他乘机占大家的便宜,便整 戏,丑娃向顾长亭提议,把蔡先生也请去。散戏后三人一起喝

怎么四个人一起叫,会叫得这么齐呢?她们和他打交道打

齐划一地对他喊道:"哟! 苕货!" 武汉话里"苕货",相当于北方话里的"傻子",四川话里的 "哈巴",云南话里的"憨包"。

得多啊。这些择茶女工是茶叶业的辅助工,临时工,只要有手 乡下把老伴接到了汉口。后来子女到汉口成了家,就再没回过 艺,就总有茶庄找她们。恰恰蔡先生给人家当管事还带了个侄 儿,侄儿又不给他长脸,所以他们在那里都干不长。他们转场 兄嫂之恩"。 的铺子多,这些女工到处帮工就总碰得到蔡先生叔侄二人。这 位蔡仁杰正经本事一样不行,在女工堆里"求"着厮混倒不糟蹋 一次机会。这些女工跟他熟是熟,却十分看不上,便异口同声 地赐给他这个名号:苕货。多时没见,蔡仁杰本想开个玩笑给 自己长个脸,没想到女人们还没忘记他老人家的"雅号",他一 时恼羞成怒,脱口便开骂,突然记起来他叔叔的教育,于是一个 米养仇人。谁叫我遇到了呢。"

"婊"字出口就转了个弯,被他急切间改了词儿:"表……你们的

表现蛮不好呢!"

蔡仁杰说话,几曾有过这种"满堂彩"似的效果?正得意

"笑么事笑?老子有你笑的?你'夜壶里头插蜡烛——像 个尿(此时读sei一声)灯!'"

涩弦凝结,凝结不通声暂歇"! 蔡先生一看,不好! 赶紧喝骂他的侄儿:"开不起玩笑就莫

开! 你占姑娘们的相因(便宜), 充她们的伯伯就充得, 她们让

好在这时又有两拨人过来,一拨是电料行来装扩音设备 的,一拨是送唱片和留声机的。一进门就说找丑娃。

"嗯,你买得内行,唱片多,户头也多,高亭公司、百代公司。 蓓开公司七七八八,怎么只有京戏,还多数是老生戏呢?汉正 街紧挨着小河,小河通着四乡八岭,那些襄阳、天门、沔阳来的

刘森峰连忙回道:"管事的您家说得对。您家说的这些,您 家前几年都教给我了的,我还记得。今天这些唱片,是我在一 家大铺子定的,我还在别的铺子定了汉戏、楚戏、歌曲,还有《洋

人打哈哈》……'

丑娃还是一脸笑:"蔡伯伯,那好办那好办!我请您家掌 丑娃说,他刚学徒的时候,蔡先生已经是汉口茶叶业大名 眼,当然会听您家的!您家把铺子要用的留下,把不合用的交 蔡先生反倒被这话呛住了:"哎哎,我也不是这个意思……"

> 里当家办事啊?" 老板自己把肩膀递过来扛分量,蔡先生只好连连点头,还 要倒过来教育丑娃几句:"是的是的! 丑娃你有福啊,这是顾先

先生脸上"擦粉"了:"刘先生,蔡先生掌眼,真没漏一点汤汤水 水的。你给蔡先生说下子,汉戏楚戏名角的唱片,都有哪些人

"管事的,您家把您家的藝仁杰管下子好不好?"说着动手

范师傅被说毛了,抗声道:"蔡先生您家是大管事,有板眼 把店铺开张的"风"放出去。这是做生意的户头都晓得的"开张 我们都敬重您家。可是我们都看不上你这个毛病:您带着您侄

的纸包,从里头抓出了几块糖,几块四方四正的薄荷糖,往站在 厕所门口的三个女工手上塞。这女人们是来上厕所的伙伴,哪 个会一边闻臭一边吃糖呢?他却又塞又催:"吃唦!吃唦,这是

嚇得两个女工拔脚就跑了。剩下的招娣是等厕所的,而她 又是女工中长得最好看的,蔡仁杰就干脆将一块糖直接朝她嘴

招娣一急,一把打掉了薄荷糖。这可是比打了蔡仁杰的爹 "一壶春"茶庄开张,当然少不了这一道风景。刘森峰专司 还厉害的事。蔡仁杰就跟男人打架一样,一伸手就朝对方衣领 收拾货一职,在上任前三天的准备工作中,就找到了择茶女工 抓去。手一伸突然改变主意,变成双手齐出,直接奔了胸口,将

这电光火石之变,惹毛了范师傅,一下没停地就跑出来找

就这两句话的工夫,招娣已经到了门口,但她还像是站在 柜台。三步就到了过道口,从过道穿厨房,到了最后面的过 道。一看哪,蔡仁杰一只手还按在招娣胸口,将她逼在墙边, 另一只手却抓牢了招娣的两只手。但他脸上却有几道被指 甲抓出的血印。两个人就这么僵着。只有招娣的嘴没闲,低 招娣自己说着话就大马金刀地进了门,她不等细毛开口倒 低地骂道:

"狗流氓!流氓东西……" 看样子是反抗得气尽力微了。

最先过来的顾长亭看到这场面急忙停住脚,身子打横,把 蔡先生让到了前面。蔡先生穿出厨房一到厕所边突然一下子 大彻大悟,一抖手就给了侄儿一个大嘴巴,十分冷静地说:

劣迹和你执业的本事,你不适合在本店就职。本管事现在呈请 顾先生,将你予以辞退。"又在人群里找管账的李先生:"李先生 给他算清工薪,让他明天走人!"

这一下,全店的人都惊呆了:蔡先生对侄儿一直是护着的, 为什么突然不护了,还当众像甩渣子样把他给甩了呢? 蔡仁杰走了,没人知道他的后话。蔡管事留下来了,却一

小酒,酒至微醺时顾长亭玩笑似地问蔡先生,从前那么护侄 儿,到最后是说开除就开除?蔡先生只回了一句:"我忍了太 隔了半年,蔡先生突然在铺子附近的巷子里租了房子,从

人扛吗?"别人问他:那不是把你侄儿一家得罪了?

这个"急中生智"太出乎意料,全店的人,包括老板顾长亭

间,却发现丑娃刘森峰也在笑,不由得怒从心头起,竟不管不顾

这一来笑声立刻被切断了,还真像白居易形容的"水泉冷

你吃了亏就发恼,还好意思翻脸!"

刘森峰正好起身把他们的人安排妥帖,然后请顾长亭和蔡 先生看留声机和唱片。这是老板交办的事情,东西买回来了请 老板看这是规矩,请蔡先生一起看,是给面子,给的是一分人

偏偏这蔡先生一根筋,心里对丑娃过不去,就浑身摆满了 过不去。他认认真真把几摞唱片上印的字一行行看完,然后像 吃了黄连似的,把脸苦着说:

人不听京戏怎么办呢?"

蔡先生是因为侄儿的事,才把丑娃当敌手看的。好容易有 个卡对方一下的机会,哪会放过呢,他不依不饶地说:"京戏还 是买多了,老生尤其买多了!"

顾长亭觉得蔡先生有些过分,但话却接他的话茬说:"蔡先 生说得对,我要你置办这些东西,就是要你去当家拿主意的。 买对买错都该我出钱。如果出了错就让赔钱,以后谁还敢为铺

顾长亭是几明白的人? 见蔡管事说得平和了,立刻就往老

丑娃就一口气报了七八个人的名字,汉戏的余洪元、吴天 宝,楚剧的沈云陔、李百川……顾长亭到这时就让他打住了: "好好好,我们放心了。丑娃,你莫怪,我们让你办事,办完了还 要挑三拣四,我们啊,只为了做得比别家铺子高一着:汉口人站 在别家门口,是人家放么片子他听么片子,到我们门口呢,应该

眼见得柜台里越说越平和,那这"一壶春"就该平平和和各 司各职干活啊,谁知从后头厨房里跑出了范师傅,一出来就对

要去拉蔡先生的袖子。蔡先生一扬胳膊让过了,恼火地吼道: "哎,怎么光是告蔡仁杰的?当真是'人背时,运气低,站在矮 处人人欺?'这也蔡仁杰,那也蔡仁杰,蔡仁杰头上长了花,好

儿讨生活,你就好好管下子他唦,你怎么就那样护他的短呢?" 蔡先生急了:"我管他,我天天骂他打他,我把他杀了他!"

范师傅被他气得笑了:"蔡先生啊,你堂堂的大管事,你的 亲侄几不成形你未必不晓得?' 范师傅一笑还笑冷静了。他告诉蔡先生,大家忙得团团转 是问到了门口。一个头发浓浓,眉眼细细的女人干脆对门里的 的时候,刚来的女工有两个人想上厕所,因为是生地方,另两个 见人家不理他,他就上了手段: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破破烂烂

蔡管事了 蔡管事一听这才慌了,顾长亭却比他矫健,两步就出了

"蔡仁杰!我是'一壶春'的管事蔡文白,凭你近几日种种

直闷闷不乐。铺子开张后一直都忙,也没人去谈这事。一次看

老家。乡下的老宅、田地一并都送给了蔡仁杰母子,还是"聊报 日后,还是有老人想不过来,问他为什么替侄儿扛天扛地 扛了半生,突然就不扛了。他说:"我侄儿是人,老板顾先生就 不是人?他一个铺子扛着我们十几家人的生活,顾先生就不要

蔡先生苦笑一声:"天下事是一个理:一升米养恩人,一斗